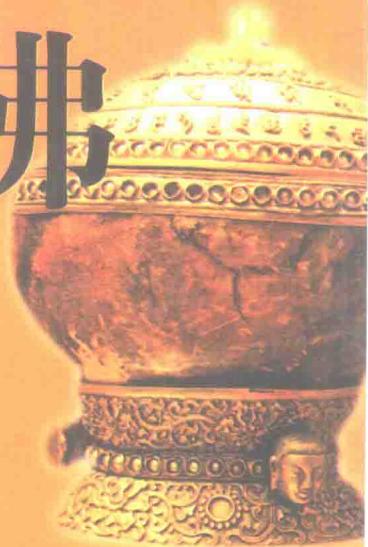


# 巴 伽 活 佛

风

风马旗书系

温普林 / 著



巴  
伽  
活  
佛

溫普林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“风马旗”书系

巴伽活佛

温普林 著

\*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)

邮政编码:850000

电话:0891—6833274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\*

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 9.25 字数 180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 000 册

ISBN 7-223-01153-X/I·281

定 价:18.00 元

特别装帧版

藏文诗一首

嘎松泽仁 桑珠

此诗是根据我所见所闻所感所写的一首诗，表达了我的一些想法和感受。诗中提到的“桑珠”和“嘎松泽仁”都是我的朋友，他们兄弟俩十年前来到了我的家乡，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诗中还提到了一些关于家乡的风土人情，以及对他们的感激之情。

此诗表达了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，同时也表达了我对家乡的热爱和思念之情。

温普林藏名叫嘎松泽仁，温普庆藏名叫桑珠。他们兄弟俩十年前来到我的家乡，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，这么远的地方能够相识就是缘分吧。

我们家乡的老百姓把他们兄弟看成是自己的乡亲，特别喜欢和尊重他们。他写的这些真实可信的故事，也令我们这些藏族朋友非常喜悦。

我想，看到这些书的人们一定会愿意来到我们家乡的。

巴伽活佛

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梦回阿须

- 3 在路上，我总算明白了，买两瓶白酒喝一瓶半，留着半瓶干什么  
10 阿须的静谧如梦似幻，以后的岁月中，我几乎没有这样的感受  
21 按佛教的说法，就是打个招呼也是前世的缘份  
23 赛马节的时候是草原上最好的季节，最愉快的季节，也是最疯狂的季节  
32 为了活佛的完美，俩小盲流开始露出一脸的神圣  
35 桑珠是个好词，达吉也是个好词，怎么加在一起就变了？  
36 在高山牧场，一群男男女女全围着我，再怎么吹口哨尿也撒不出来  
44 要是家乡有条小河，那是多么丰厚的滋养！

## 第二章 活佛的家园

- 49 蔡娃成了名人，牛逼得一塌糊涂  
53 喇嘛们演唱格萨尔，实际做的是精神文明的事  
58 活佛在暴怒之下抽了小扎巴两个耳光！  
61 寺庙绝对是最大的商家，但是在生意面前人人平等

# 目 录

- 68 康巴人自古好战,阿须的风马旗也跟旌旗似的  
73 阿须的录像点不仅放枪战片,也开始放毛片了  
79 好几个与活佛最近最贴身的喇嘛都还俗了  
81 当地干部在完成苦修历程的时候,真是廉洁到催人泪下的地步  
87 康巴女子真是什么都不吝,说爱就爱说不爱就不爱  
90 藏族妇女的婚姻就这么自由自在,过得好就过,过不好就散  
95 没想到小普穹到了北京以后,再也不愿念经了  
98 松培把宝石交给了女儿,什么话也没说,揣上自己的枪,走了  
107 在公安局和乡政府的参与之下,活佛捐的塔被一层层地拆开  
109 佛法就是生命的体验和死亡的练习  
116 开始我们对牛屎有一种天生的厌恶,后来简直就是热爱上了牛屎  
120 藏族最忌讳的事是当众放屁,巴依老爷没忍住  
122 活佛降生的时候是冬天,家里的水桶开出了一朵莲花

---

## 第三章 走出香格里拉

---

- 134 在佛学院,大家背地里说巴伽是穿着漂亮衣服的活佛

# 目 录

- 137 “村庄里有铁路吗？”，活佛念起来感觉像“村庄里有特务吗？”
- 139 一个女侠客让我总算明白了《西游记》的唐僧为什么总被妖精们追杀
- 144 我们在北京安营扎寨，活佛也有了驻京办事处
- 148 我的儿子叫格隆，藏语的意思就是受过比丘戒的和尚
- 152 僧侣世界也不是净土一块，有些出家人也未能免俗
- 162 我们在雅砻江畔发了一个大愿，虽说胸脯不是很宽厚，拍起来也是嘣嘣作响
- 171 我们的车队浩浩荡荡经过玛尼干戈时，就会有探子来报
- 181 在其他活佛的眼里，感觉巴伽活佛总在出风头，不停地折腾
- 185 牧民们大把大把地往庙里捐钱的事一去不复返了
- 188 佛爷也会身不由己，人生真是不如意者十有八九
- 194 活佛对小兔子念了念经，说了说话，小兔子一下变得特别安静
- 196 喇嘛们苦修，据说是准备死亡，这是我们没法理解的
- 208 活佛能把我们带到苦修庙里去，想必我们已然不是俗人
- 212 要把一个酥油灯点亮，你需要一根火柴，女人就是这根火柴

# 目 录

## 第四章 净土在心中

- 219 文成公主主要不是个旅游家，就是个盲流
- 221 活佛说这个寺庙的护法神是五个女神，这五个女同志保佑了施工的安全
- 229 杨嘎为了修庙攒钱，每到朝佛的时候都要组织西藏旅行团去拉萨
- 233 马可·波罗的游记里没提到茶，有人质疑他到底来没来过中国
- 236 冰湖中不分男女，一律裸泳，真正的回归了一把
- 243 佛主老人家太慈悲了，看到人生苦海无边，于是变着法儿给我们讲故事
- 245 总不能让佛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
- 249 开光路上，活佛玩了一个巨惊险的杂技
- 255 杨帆吐沫翻白眼的样子，基本跟鱼在草地上乱蹦的感觉差不多
- 257 阿须也许并不是香格里拉，但她依然如梦似幻般的美好
- 264 我无法判断自己是走出来了，还是绕了一个圈刚刚返回
- 267 跟随巴伽活佛十年，我最深的感悟只能说是一颗平常心而已
- 作者后记
- 出版后记

# 第一章 梦回阿须





## 在路上，我总算明白了，买两瓶白酒喝一瓶半，留着半瓶干什么

1989年以后，对都市生活厌倦了，渴望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。

从北京回到了沈阳父母的家里，闲着无事总给老二，我弟弟普庆，讲西藏的事，前几年在大学的时候曾去过西藏，去了之后总忘不了。

有一天老二说：“哥，咱们去西藏吧，把我那小公司给关了。”我听了特感动。哥俩凑了点钱，上路了。

我们在西藏呆了半年，漫无目的地到处走。然后回到了成都。在成都歇着，啥也没干。每天看一场川戏，太阳好的时候在外面泡泡茶馆。成都周围该去的地儿全去了一遍。有一天心血来潮，在青城后山上搭了两间茅草屋，第二年雪大，茅草屋全压塌了。

钱从哪儿来呢？总有人好奇地问，到西藏倒腾点东西，民间工艺品呀，面具呀，唐卡呀，卖点钱，就这么活着。

到了春天，在成都又呆不下去了，我们又走了，去藏区。

从成都先搭客车翻过二郎山走了两天到康定。



再往下走，只有一段儿一段儿地搭运货的大卡车。那时候只要驾驶楼里有空位都让搭，你可以给钱，可以不给，沿途给司机买饭就行，只花不多的一点儿钱。川藏线上，往外走肯定是拉木头，往里走没准儿是拉啤酒、日用品。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是跟着拉日用品的车，沿途特别愉快。

现在是全国山河一片“红”了，可那时在川藏线上就有了“小鸡”，虽然不多，但司机们都很知道在哪几个地方住站，一般不在小县上停，都在那种荒山野岭的鸡毛小店，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是啥意思。长途司机很粗鲁，沿途都讲黄“段子”，要是没有点荤的，日子就没法熬，那么长的道路，那么充满艰辛恐怖的生活！

出了康定之后住在一个巨恐怖的鸡毛小店，房间小到只有五六平米，床上的被根本分不清本来的颜色，小房子从外面看好像是只有二层楼，进里面恨不得隔出五层楼，一拐弯一个隔断，一拐弯一个隔断，特别吓人，整个一个黑店。

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一些拉拉扯扯的小姐们，那时还不叫小姐叫服务员，跟那帮司机们打情骂俏。等吃完了饭，司机们利利索索上去躺着睡下，小店开始热闹起来，小姐们轻声浪语全上来了。一个个拿着手电棒挨个床地晃，“大哥，五篇要不要？”“五篇要不要”（五十元），我们是肯定不敢要，司机小伙子们一个一个全都下去了。呆了一会，一个一个又全都上来了，见着我们就说，



我操，你们怎么都不下去，何必呢？我们说不敢，接着问哪儿有厕所。“嘿，还他妈厕所呢，实际一篇就行，直接撒到她们里面就完了。”司机们嘲笑我们简直太业余！

过一会看他们蹲在那儿哗啦哗啦洗，一个个呲牙咧嘴的。

“干嘛呢？”

“用白酒消毒呢！”

我这才明白，买两瓶白酒，喝一瓶半，留着半瓶干什么。我问他们：“五篇给了没？”

“给他妈什么，一分钱也没给。”

“那你怎么好意思？”

“我他妈把钱全藏在枕头底下，就背个空钱包下去，一拿钱，我说：‘呀，哥们儿不让我干这事，把我的钱全给藏起来了。’”

“那小姐说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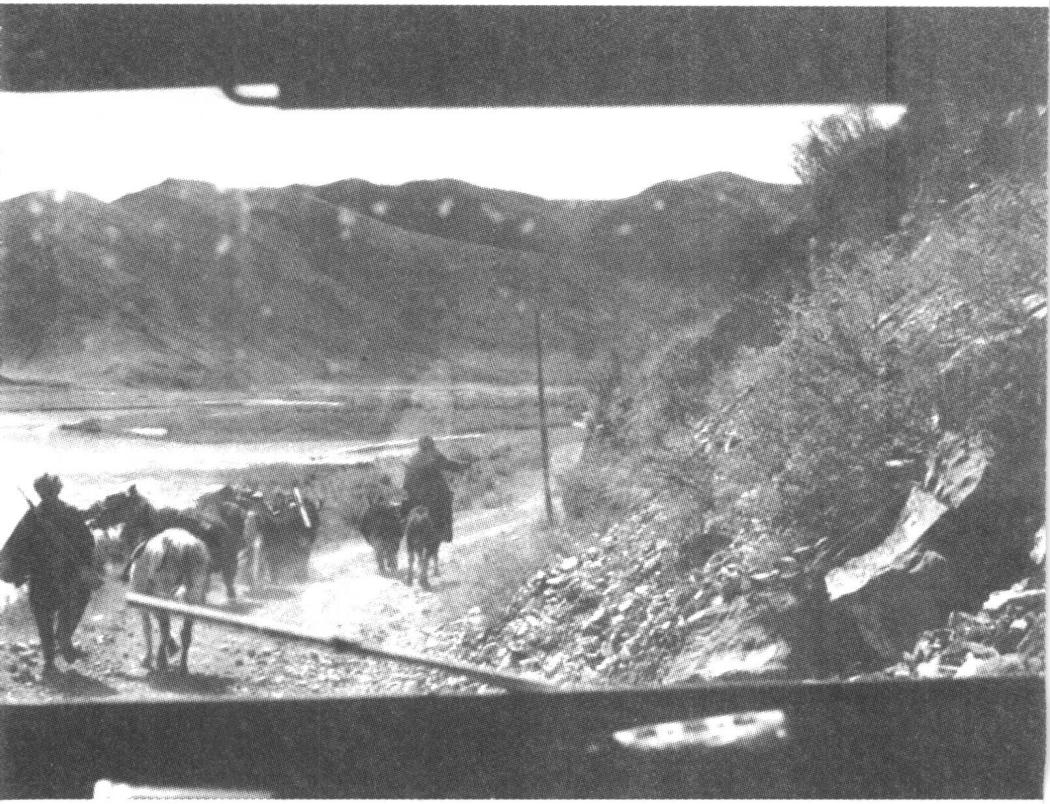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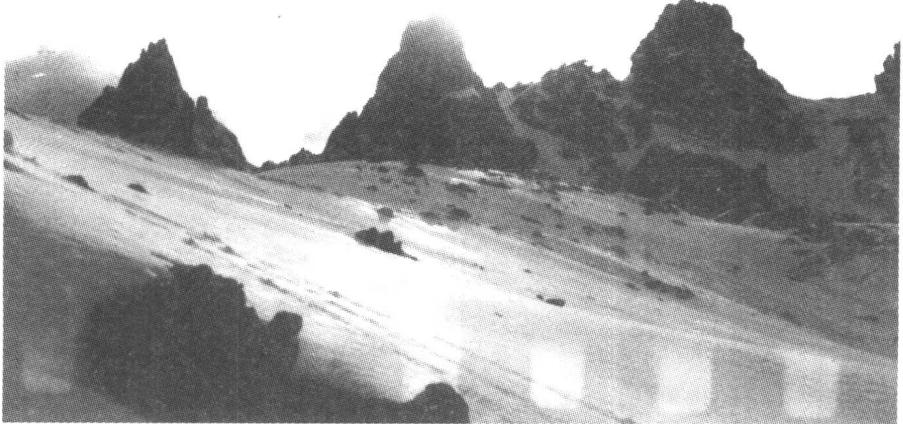
“小姐乐了一下，说：‘没事，大哥，都是年轻人，再说我也来高潮了，下次你再到我这儿来。’”

哈，真他妈潇洒。我们就这么一路的乐着，到了甘孜。

有一天我们哥俩在一个小酒馆吃喝，一边喝一边高谈阔论，旁边酒桌上一个小伙子始终看着我们，一会儿，他过来搭腔：“你们哥俩是东北人吧？”我们说是呀。“哎呀，老乡呀！咱们一起喝，一起吃吧。”那时四海皆兄弟，感觉日子和古代没有什么区别，完全是一种自由自在游侠似的生活。那个小伙子

雀儿山，海拔六千多米  
初入阿须河谷







特别高兴，我们也特别高兴，边吃边喝就聊上了。

小伙子叫张道安，大道平安，多有意思，我们在藏区认识的第一个司机名字就叫得这么好。见到张道安以后，从此在藏区便畅通无阻。他是地质队的司机，地质队在一个叫竹庆的地方，他是到甘孜来给地质队采购吃的，正好让哥俩给碰上。后来我们才知道竹庆有一个藏传佛教很重要的寺庙。

跟着张道安我们到了竹庆，一个离甘孜二百多公里的地方，这儿有一个巨大的寺庙正在兴建。寺庙对面一片雪山，漂亮极了。地质队就在寺庙的脚下，他们的生活很艰苦，没有多余的地方给我们住，我们住在驾驶楼里，盖件军大衣就这么睡。早上起来白茫茫一片，大雪把汽车全蒙住了，推开车门一看，哇！一片银色的世界。

我们跟着地质队东跑西跑，到处去看牧民的生活，顺便打鱼。藏区的鱼特别多，都很胖，因为当地的藏民从不吃鱼。在那儿打鱼和别地儿不同，特别地简单。用一个像羽毛球网一样的粘网，往河里一甩，然后顺着河流走那么一二十米，把网一收，胖的鱼就被网塞住了，随便就能打着七八条。那天特别奇怪，怎么也打不上来，有一个陪我们的藏族小伙子说，干脆我们顺着三岔河到上游去打吧，那儿的鱼特别多。

离竹庆不太远的地方有一条河分了三岔，我们找了条比较小的河岔顺着往里面走去。路很窄，很破，两边很荒凉，石头上不长草，一面靠着山，一面是十几米到三五十米不等的悬崖。一场大雪刚过，好多地